

风雅何恭房

石明 文/摄

走进历史文化名村儒雅洋，便走进了灰墙黛瓦、飞檐翘角、马头墙组成的古民居集群，也就走进了一幅幅原生态的乡村画卷。

象山西乡少祖山——蒙顶山，云雾缭绕，巍峨挺拔，是儒雅洋的风骨；源自蒙顶山的缘溪蜿蜒流淌，流淌着儒雅洋的款款柔情。其实，山水风貌，只是儒雅洋的外衣；人文风范，才是儒雅洋的内核。

透过岁月沧桑，上溯到明代洪武末年，何氏族长仁六公相中群山环抱、翠竹相衬的儒雅洋，举族从象山墙头迁徙到这块风水宝地。至清代乾隆年间，以耕读传家的何氏家族，成为象山的门望族。民间有云“东乡肖家，西乡何家”，流传至今，仍为世人津津乐道。

造访何恭房，是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金色的阳光毫不吝惜地洒向大地，投射到儒雅洋村口，使得一丛丛芍药开得愈发娇艳。一入村口，一位村妇看到我背着相机包转悠，主动问我是否前来参观何恭房？看来，何恭房作为儒雅洋的标志性古建筑，像我一样慕名来访的人着实不少。村妇很热心地领着我到了何恭房的门口。

乍见何恭房的印象，苍苔老藤，是农村旧民居的破败景象。一个老婆婆正在宽阔的院子里晒笋干，墙根下两只小花猫嬉闹玩耍，整个庭院恬静得让我轻轻挪动脚步，不敢有太多惊扰。晒笋干的老婆婆见我进来，一边问从哪里来，一边热情招呼我坐会儿歇歇脚。说起何恭房的历史掌故，老婆婆如数家珍：上一代的何氏家族分作两房，哥哥住的叫友房，弟弟住的叫恭房。老婆婆的夫家姓何，但不是何恭房嫡系，属于何氏旁支一脉，“土改”时才迁入何恭房。正聊着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扛着锄头干完庄稼活回来了。他是老婆婆的老伴，叫何本年，今年85岁，按何氏族谱排序，是何氏第十四世后裔，还是如今儒雅洋何氏族长。何本年老人说，自己虽是族长，但不主事，关于何氏一族的大小事宜都由族里其他人在忙活。

何恭房是深宅大院，屋连屋，门套门，连偏房和偏院也别有洞天，房间里面还有房间，再往里又有天井，天井后面还有门，门道曲折而相通，犹如一座迷宫。何本年居住的四合院在整个何恭房里较为宽敞，老物件也保存得较完善的一处院落。院落的西侧有一口水井，虽不如何恭房的历史这般悠长，但年头也不短了。

何本年老人跟我推荐说，除了何恭房外，还有何恭房祠堂也值得去看一看。循着一条叫弘儒路的村道一直向东，来到位于弘儒路2号的何恭房祠堂。

何恭房祠堂，又称“承志堂”，是何恭房独立建造的家祠，兼作私塾，曾内设藏书楼和书房，是何家子弟读书启蒙的地方。它的规模之大、取材之精、工艺之美，在当时整个象山为数不多。上世纪70年代末，何氏宗祠毁于一场火灾后，何家人将承志堂作为宗祠，所以当地人把它叫作“新祠堂”。祠堂大门洞开，里面空旷无人，草木葳蕤，显得很静谧。一个人静静地置身于青砖黛瓦、雕花重檐中，感受别样的古意。祠堂的文化长廊里，对儒雅洋的历史变迁和人文积淀作了精练的总结：“让儒雅洋村繁荣扬名的是何氏家族，让何氏拥有传世美誉的是恪守耕读的家风，而最让世人称道的是何恭房最早的主人——何涵。”

何涵是儒雅洋何氏第十二世，清同治二年在乡试中获选为副贡，出任桐庐县教授（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局长）。民国初年，何涵回到儒雅洋老家。何涵并不安于做个闲适的士绅，更不是个“一心只读圣贤



马头墙



何恭房木雕



何恭房祠堂

书，两耳不闻窗外事”的迂腐文人，他摒弃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世俗观念，在何氏祠堂创办了“广志女子完全小学”，所有人校女学生不论年龄大小一律免费就读。学校除设书法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等特色课程外，又特地开设缝纫课，并购置英国产的缝纫机两台，供学生实习之用。一时声誉鹊起，四乡八邻求学者达50余人。

四年后，广志女子完全小学因故停办后，何氏祠堂作为育人成才的学堂功用依旧留存。听村里的老人说，村里的学龄孩子都可以进何恭房祠堂读书，有所区别的是何氏子弟免费就读，对外族学子收取一定的学费，家境贫寒的学子则给予学费减免。

说到办学兴教、造福桑梓，何恭房的第二任主人、何涵的儿子何敏求也可谓竭尽全力。1945年，何敏求出任象山县立初级中学（象山中学前身）校长不久后，为避时局动荡不安的影响，将学校从宁海和平吞暂迁至儒雅洋，以何恭房祠堂为校舍。后来，象山第三初级中学、儒雅洋初级中学都曾在何恭房祠堂上过学。其中，以儒雅洋初级中学的时间最长，直到2002年才搬迁。在如今祠堂的黑板报墙上，还有班级与班级之间的竞赛比分，眼前浮现出莘莘学子当年埋头攻读、激扬文字的一幕幕情景，生动如昨。

走出何恭房祠堂，斜阳依依下，回望那起伏的屋脊、精致的木雕、斑驳的匾额，让人久久地回味和感叹。我知道，只凭这样一次浅浅的造访是不可能深入、透彻地了解一种地域文化的，所能感受到的也仅仅是一些表象，但何恭房的风雅与温馨的余味，却暖暖地流淌在了我的心里。

着衣亭

盈之

去象山，路边快速掠过的路牌中，竟然有“着衣亭”一名。因为职业缘故，对于带“衣”的事物，往往特别关注。与服饰有关的地名平时鲜见，更何况其名字当中加上了“着衣”的动作。于是，一个问号冒出来，“着衣亭”到底有何来历呢？

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在浏览网络时，得到了个中的答案——原来，与康王有关！是康王逃亡时产生的故事！

康王赵构，在中国历史上“赫赫有名”，在民间，康王南逃的故事也几乎家喻户晓，尤其是康王逃亡沿线的地方，更是有许多传说。在我们宁波就流传着许多故事。故事中的康王永远是一路狂奔、落难获救的形象，救他的总是善良、机智的老百姓。宁波有许多地名记录了这些富有戏剧性的故事，诸如现在市区的“惊驾桥”，鄞州的“宋诏桥”、“慧灯寺”等，而在象山又有这个“着衣亭”和“下装溪”、“王避吞”等地名。

相传，康王策马扬鞭，南逃到象山，越过珠山，穿过珠山岙。当时金兵紧追不舍，村民看见一英俊小将被迫走投无路，知是宋将，忙领他人小路，躲进一个路亭，并快速替他脱下战袍，换上民服，指引他向西南逃去。后来人们始知他就是以后的高宗皇帝，因此称该亭为“着衣亭”。

康王怕再遇金兵，不敢走大路，尽翻山越岭。后来他爬上一座大山，望见一港口，就是象山港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脱下民服，因怕被发现，让它顺溪水漂走。然后直奔港口，跳上船出海避难。后人称这座大山为装弃大山，称山下之溪为下装溪。时间一长，装弃大山传为庄溪大山，下装溪传为下庄溪。

在这两个故事中，服饰是当中的主要道具。

在康王逃亡故事的服饰道具中，最有名的要数那一袭“围身布襦”了。说的是康王逃到现在宁波西郊的一个晒谷场时，刚好有一村姑在场上翻谷，情急之下，那村姑把康王倒扣在一谷箩里，自己则腰系宽大的布襦坐在上面，神情自若，然后手一指，把追到跟前的金兵引开了。获救的康王，自然信誓旦旦，说是将来就以姑娘所系的“布襦”为凭，将她迎进皇宫。康王没有食言，定都临安以后，派了大臣，到西乡寻访系“布襦”的救命恩人，结果，大臣看到村里姑娘人人一色的布襦，只得作罢。以后，高宗下圣旨，浙东女子出嫁皆可凤冠霞帔。

以“布襦为凭”，在象山还有一个版本。说的是康王获救后，解下腰间的鸳鸯龙凤带递给姑娘，说以后将以此龙凤带作为凭证接姑娘进宫。康王后来派大臣前来迎接姑娘。大臣寻到这个村子，只见村里的姑娘，个个腰间都系着同色同样的带子。这一带的姑娘都是织绣高手，大臣寻了三日三夜，也分不清哪是真，哪是假，只好回去复命。那个村子也就因此称作王避吞了。

谷箩藏王的故事，常让人哑然失笑，故事里的康王如此不堪，故事里的姑娘则是如此机智、从容，无论是一色的“布襦”还是一色的“龙凤带”，都表达着平民女子的心智，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意愿不但充满幽默与智慧，更富有戏剧效果。

改天，一定要专程到着衣亭古村去一趟。

人文 总第 5682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54

采访中，我能明显感受到，战争给阿布留下的心理创伤。他以前是个很乐观的人，虽然他自称崇拜本·拉登，但阿布并不是极端的宗教分子。但现在，他总有很多愤怒的情绪，急需释放。他经常痛斥伊拉克政府，逊尼派的他，很难接受什叶派的马利基一干人执政，常愤愤地说：“那些人都是任人唯亲，从上至下，一水儿全是什叶派，全是流氓无赖。我们伊拉克的国防部长，居然是个白丁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”

有一次我们经过检查站，检查的军警要护照，他直接跟我说：“水，把护照给他，反正这帮傻帽也看不懂。”还学着用中文“我靠”之类的话骂军警。军警问他，你说什么？他也就扯淡说：“中国话，是‘你好’的意思。”离开时，他还指着那个军警说：“水，刚才他把护照倒着看，他根本不识字。你看，这就是伊拉克，这帮弱智管理着我们。”

经历了战争的阿布变得很念旧，每每和他一起聊

天，回忆起从前，我也觉得很怀念。他那时帮了我们太多，无论是街头采访，进入刚爆炸的司法部，还是通过安检很严的检查站，阿布都一马当先。有时他甚至不需要用钱开道，只是和警察、大兵拉几句家常，扯扯亲戚老乡关系，就能帮我们争取到拍摄机会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如果是恐怖分子呢，也这么容易过吗？”他翻翻白眼说：“是啊，塞100美元，使个眼色就让过了。”

所以，说我们是换过命的交情，一点也不夸张。那次去他家，我拿了100美元给他的小女儿玛利亚。这个原本很怕生的小女孩，后来跟我们编导李冰成了好朋友，我们离开她家后，玛利亚哭了。阿布说她天天问，大姐姐在哪里？她什么时候再来？李冰也老想着那女孩，碰见阿布就问，玛利亚怎么样？

那天阿布特别高兴，在家里翻箱倒柜，要给我们送礼物。他知道我爱抽阿拉伯水烟，拿了个100年前阿拉伯古董水烟给我。我死活不肯要。我说：“阿布，这是你的传家宝，千万别给我。”他塞了几次，没成功，又拿了家里一个阿拉伯古董瓶子送我，还放话说：“你要是不要，就是侮辱我。”我只能说着“行行行”收下了。那时，他滚烫的真诚，让我认定了这个铁哥们。

但阿布也有他的忧虑，他最担心的是他大儿子的前途和未来。有一次，他突然夸我说：“水，在我眼里，

你就是中国的大总统。”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摇头：“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在中国是有点名气，那是因为做电视，混了个脸熟。”

他也摇着头说：“NO! NO! NO! 我碰到中国人，一提你的名字他们都如雷贯耳，你比总统还厉害。”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，只能不停说：“不是，真的不是。”客气了半天。他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你能不能让我到你们伊拉克记者站工作？我可以给你们当制片。”我有些尴尬，只能说：“这事我做不了主，我在电视台没有一官半职，但我可以为你推荐，如果伊拉克记者站缺人，我一定强烈推荐你。”

过了两天，阿布又问我：“水，我就不去你们记者站了，你能不能跟密斯特盖说一下，让艾哈迈德到你们记者站？他将来还要成家立业。”

他所说的密斯特盖，正是我们新闻中心副主任盖晨光，1998年我们一起去伊拉克时，阿布见过他。这次去阿布家时，他还把我们当年在巴格达采访的照片拿出来，用一块塑料布一层一层精心包裹着，有些彩色照片已经发蓝发绿了。他指着照片问我：“密斯特盖现在在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密斯特盖，大官，我的boss的boss。”于是他记住了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